

小钞票历险记^①

序 言

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民国二十年左右，许多小朋友还没有出世呢。现在我把这故事刊印册子，必须先说几句序言，否则小朋友们看不懂。那时物价很低，一斗米大洋九角（即米每石九元）。一匣仙女牌香烟铜元十一枚（一角大洋可换铜元三十五枚）。那正是开始取消硬币，改用纸币的时候，所以两种钱币并存。这文中的主角，是一张一角钞票。它所说的“姐姐”，就是一角二角的银角子；“姑母”就是一块银洋钲；“伯伯”就是一元钞票；“公公”就是五元十元钞票。开头说：“我们的家族中，突遭重大的变故”，就是指取消硬币，改用纸币的事。照物价比例而论，当时这张一角钞票，其价值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张五千元钞票。

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元月十四日附记。

① 本篇原载《新少年》1936年第1卷第1至3期。



我一出世，就穿了一件崭新的花长衫。我在会计室的洋箱里躺了很久。有一天，会计把我取出，交给一个穿洋装的人，说：“张先生，还有一角找头呢！”



不久，张先生把我从袋里取出，说：“一张新钞票！”他的女儿慧贞抬头看着我，称赞我的美丽。正好他的儿子文彬放学回家，嚷着：“给了我！”把我夺去。



文彬把我夹在一册画帖里。第二天他带了画帖上学去。上课时，被女先生看见，走过来责问，他慌忙把画帖塞进桌板底下，我却从画帖中跌出，落在地上。



一阵风把我吹到坐在后面的朱荣生脚边，他立刻用脚踏在我身。脚底有鸡粪，臭气难闻。



过了好久，他的脚突然移开，急忙把我拾起，塞进他的鞋子里。这里有一股脚臭，还有潮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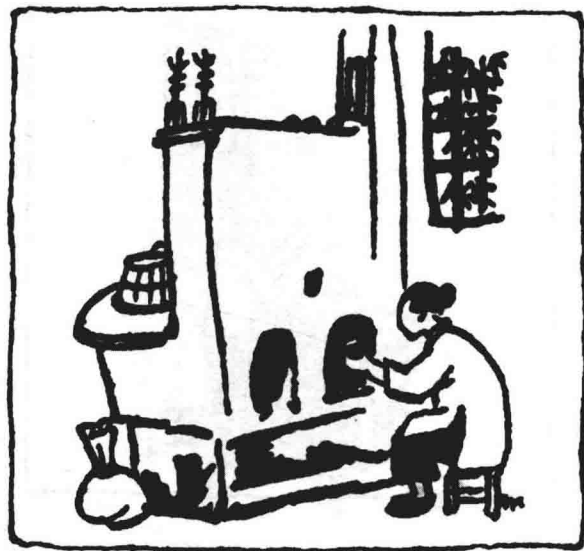
朱荣生把我带到他家。我看到他家里很穷。他坐在板床上把我抚摸了一会，藏在枕头底下。几只臭虫爬到我身上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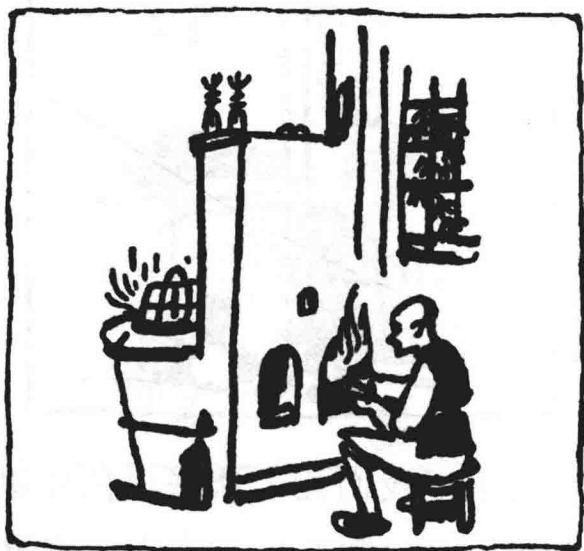
朱荣生的妈妈见了我，怪他不该拾同学失落的钱。但他说，我们先用一下，等爸爸寄了钱来，再拿去还给先生，叫他去招领。他妈妈同意了，便取了竹箩，拿了我出去买米。



米店的管账先生把我们几个从账桌抽斗里拿出来，对一位农妇说：“贵林嫂，找还你大洋四元（指四位伯伯）一角（指我）。”贵林嫂把我们包好，在米店门坎上朝里坐了，解开衣襟，把我们藏在她的肚兜里。



贵林嫂回到家里，把我们五人放进罐头里盖好，埋在灶肚里的灰中。我正着急，罐头底上的姑母安慰我说，她们的圆圆的大白脸也经常被污或受伤。



忽然醉醺醺的贵林跑进屋来。他见外面的灶肚在煮饭，便用里面那个平时不用、藏有罐头的灶肚来烧茶喝。



火气渐渐攻我的心，我终于昏过去。醒来时只见香烟罐头和盖分作两处，在地上冒烟。又听见贵林嫂和贵林在争吵。后来，贵林夺了我和两个姑母，逃出门去。



贵林拿了我和姐妹们，径往赌场“打宝”赌钱。一个头上盖一块糙纸的“糙胡子”伸手把我拿到身边，不久我和许多族人进了他的衣袋。



“糙胡子”衣袋的一角有个锡纸包，姑母将包撞破，我们看到里面是焦黄色的粒子（鸦片），气味很难闻。“糙胡子”把我取出（这时我身上已染有焦黄的迹），递给一个戴鸭帽的“毛喉咙”，一边说：“今天生意不好，帮帮忙吧！”“毛喉咙”闻闻我，责问了“糙胡子”一番，终于把我塞进裤袋，袋里已有一个兄弟住着。



忽闻外面有锣鼓声，大家正想出去看，但见一只手偷偷伸进裤袋来，执住我们兄弟两个，徐徐地扯出去。刹那间我看见一个戏台，台下许多人站着看戏。其中一个“癞痢头”把我们“毛喉咙”裤袋中取出后，立刻塞进自己的裤腰。



“癞痢头”的裤管扎紧，因此，我们没有落在地上，却正好搁在他的裤裆里，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！裤裆动荡了一会，停止了。“癞痢头”把我们取出来，这时我看见他脱下半条裤子，蹲在毛厕上。



“癞痢头”把我们从裤管中取出，把我的兄弟藏在他的衣袋里，把我压在毛厕外溺鬣边的一块砖头底下。这里又潮、又暗、又臭！我气得睡着了。



我醒来时，只见那“癞痢头”拿了我向一个“方头胡子”还债。“方头胡子”一面打“癞痢头”，一面伸手来夺我。我被夺破，腰斩为两段。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终于归到“方头胡子”手里。



“方头胡子”用右手的小指甲从自己牙上刮下些牙粪来作为浆糊，把我一半向上一半向下，粘在一起，我腰缠腥臭的牙粪，扭着身体躺着。难受极了。



“方头胡子”把我粘好后，拿去向“小眼睛”买了一包蹩脚香烟。那时我已经又旧又脏，面目全非，好容易才被“小眼睛”收受，使我悲伤之极。



“小眼睛”把我带回家。坐在饭桌边喝完酒，把我从篮里取出来，看了一会，便破口大骂。他把一生贫穷的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，烧我的双臂和双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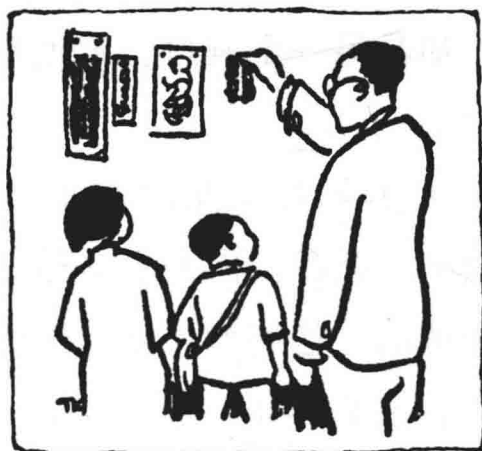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眼睛”一边骂，一边用脚踏我，我痛得昏了过去。



我醒来时，看见一个老婆婆用一条纸，自头至踵贴在我身上，对老头子说：“‘小眼睛’阿二用这张破钞票来买酒，这张钞票上已经补过一根横条，我再补一根直条上去，弄得纸头多，钞票少了。”



阿芳来老婆婆的酒店里买酒，老婆婆把我找给他，他拿了我走进一家人家，我一看，原来我又回到了洋装先生的家里。慧贞和文彬见了我，都说：“这张也算钞票！”



张先生突然问文彬：“前回我给你的一张崭新的钞票呢？”文彬说，早已搞丢了。我大声叫：“我就是你的新钞票呀！”但他们没有听见。张先生看着我说：“不知它经过了多少人的手？”说着，用图钉把我钉在墙壁上他的图案原稿旁边。我的残躯总算得了休养之所。

文明国^①

文儿和明儿到山中去采花果。文儿采了一袋果子，明儿采了一篮花。果子很甜，花很香。忽然警报响了。柱子上挂起两个红球来。文儿和明儿发现山中有一个洞，就赶快进洞去躲避。

这洞很深。而且弯弯曲曲。文儿和明儿走了一回，忘记来路，回不出来。幸而文儿身上有火柴，可以照路。两人向前走。肚子饿了，吃果子。疲倦了，嗅嗅花的香气。

烧完了一匣火柴，吃完了一袋果子，方才走到洞口，但不是进来的洞口，却是另一个洞口。远远看见许多旗子。旗子上都有一个G字。

许多穿长衣的人走来看文儿和明儿。原来这地方叫做“善山”，是另个国土，和我们向来不交通。善山的山长看见文儿和明儿，很爱他们。他们就住在善山的山长的家里。

这善山中的人，真是异怪：有一天，山长正在和文儿、明儿谈话，忽然他的头上痛起来。他说：“赶快去查，我的国土里一定有一个人的头上受伤了。”出去一查，果然有一个小孩在树旁跌了一跤，把头撞在树根上，正在喊痛。原来这

① 本书曾作为《儿童文库》第一种，由作家书屋于1944年刊行，署名丰子恺编绘。

国土里的人，凡有一人害痛，大家觉得痛。

又有一次，善山的山长正在和文儿、明儿谈笑，忽然他的背上痒起来。文儿和明儿就给他搔痒。他说：“赶快去查，我的国土里一定有人被蚊虫咬了。”出去一查，果然有一个孩子睡着，没有放下蚊帐，两只蚊子正在咬他的背脊。原来这国土里的人，凡有一人害痒，大家觉得痒。

又有一天，山长刚吃过晚饭，就觉得肚饥，非常的饥。他说：“赶快去查，我的国土内一定有人没有吃饭。”出去一查，果然有一个孩子爬到山下海边去玩，爬不上来，坐在海边上挨饿。原来这国土里的人，凡有一人挨饿，大家觉得饿。

又有一天，山长口干，要吃茶。吃了一大壶，还是口干。他说：“赶快去查，我的国土内一定有人口渴。”出去一查，果然有一孩子，因为口渴，爬上树去采果子吃，岂知果子一个都没有，他却爬不下来。太阳很大，他坐在树上哭。原来这国土里的人，凡有一人口渴，大家觉得口渴。

文儿和明儿在善山的国土里住了几天，想回家去，山长说：“海的那边，还有一个国土，我派人摇船载你们去玩过，然后回家。”文儿和明儿在船中望见那国土的旗子，上面有一个T字。到了那国土，看见许多方头的人胸前都挂着一面心形的镜子。这国土叫做“真山”。真山的山长很爱文儿和明儿，叫他们住在他家里。

有一天，真山的山长正在和文儿、明儿谈话，他胸前的镜子里显出一杯茶来。这表示他想喝茶了。原来这国土里的人，凡心中想什么，镜中就显出什么，不能瞒人。

又有一天，真山的山长正在和文儿、明儿谈笑，他胸前的镜子里显出一碗饭来，文儿和明儿知道他想吃饭了，就请他吃过饭再讲。

文儿和明儿走到山外去玩，看见一个农人急急忙忙地走，他的镜中显出一只鸭子。文儿和明儿知道他找鸭子，就帮他去找。

文儿和明儿走到街上去玩，看见一个工人急急忙忙地走，他的镜中显出一把斧头。文儿和明儿知道他找斧头，就帮他去找。

文儿和明儿到山中采苹果回来，看见一个方头的男孩子，镜子里显出苹果，知道他是想吃苹果，就送他一只。

文儿和明儿到海边去采花回来，看见一个方头的女孩子，镜子里显出一朵花，知道她想要花，就送她一朵。

真山的山长拿两面镜子来挂在文儿和明儿的胸前，镜子里都显出一间房子来。山长知道他们想回家了。

山长说：“你们想回家了，我用降伞送你们去。因为山洞很难走。今天有风，这风叫做‘仁风’，你们就可乘风归去。”

文儿和明儿回国，连忙到学校里把在真山和善山里所见

的向全体同学宣传。同学很感动，向国内大众宣传。大众很感动，大家设法仿造那种衣服和镜子，后来果然成功了。国中的人就都同那两山中的人一样，大家不欺骗人，大家痛痒相关。这国因为是由文儿和明儿改良的，就叫做“文明国”。从此敌人不敢来侵犯，国内就没有警报，永远平安了。